



▲唐代王维的《辋川图》是园林题材绘画的先驱，辋川别业是其于山溪的隐居之地，这里茂林修竹，亭榭掩映，船舟行于水上，往来儒冠羽衣，弈棋饮酒，投壶流觞，意态萧然。图为王维《辋川图》摹本

▲清丁观鹏《西园雅集图轴》局部
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谈

古典园林生活镜像里的极致风雅

方云

“花径随风扫，药畦趁雨锄。闲临鹤换帖，闷检蠹留书。琴画兼诗赋，萧然雅兴余。”这是明代诗人孙传庭笔下多样化的园居生活，其谓之“园课”，高度凝练出了古代文人园居生活的日常及其艺术化、文学化的审美。

雅致是中国古典园林生活的基调。宋人吴自牧在其笔记《梦粱录》中记：“烧香点茶，挂画插花，四般闲事，不宜累家”，亦称“四雅”或“四艺”，颇具情趣的生活细节呈现了宋代内敛含蓄的清隽格调，并影响了后世数代。明人冯梦禛在其《真实斋常课记》中，曾记述自己隐居于“西溪草堂”的十三项日常活动：“焚香、淪茗、品琴、鸣琴、挥麈、习静、临摹法书、观图画、弄笔墨、看池中鱼戏或听鸟声、观卉木、识奇字、玩文石”。陈继儒在他的《小窗幽记》中亦有类似记述：“读理文学、学法帖字、澄心静坐、益友清谈、小酌半醺、种花种竹、听琴玩鹤、焚香煮茗、寓意弈棋。”中国古典园林的生活镜像，可从历代诸多园林文学作品与山水绘画中，引领我们重返那“丘园养素，林泉之志”的风雅时代。

汉武帝还常令“官女泛舟池中，张凤盖，建华旗，作濯歌，杂以鼓吹”。园林活动除了传统的射猎游乐，观赏官室建筑与园池，还有瑰丽的歌舞。司马相如的《上林赋》，更是将上林苑奇景胜状之巨丽，描绘得淋漓尽致。

魏晋南北朝，是中国古代园林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期。文人雅士玄谈玩世，寄情山水，以风雅自居。囿苑营造从人工开始转向取法自然山水，造园不再追求宏大气势，而在于匠心技巧，再现自然。此时，王羲之的“兰亭集会”，西晋石崇的“金谷园之会”，东晋陶渊明的“斜川之游”以及谢灵运的“山泽之游”，与历史上颇负盛名的园林一道，成为了千古流传的佳话。

隋唐时期，科举制度、道、释、儒并进发展，促发了文人园林的兴起，文人清雅的园林及生活方式，得到社会认可并占据主导地位。唐代王维的《辋川图》是园林题材绘画的先驱，辋川别业是其于山溪的隐居之地，这里茂林修竹，亭榭掩映，船舟行于水上，往来儒冠羽衣，弈棋饮酒，投壶流觞，意态萧然。自此，“辋川”一词，已然成为中国历代文人心目中的圣地和山林诗意图居的代名词。

两宋时期，出现了大量以山水画入园的写意山水园林，诗画与园林互相影响。北宋李格非的《洛阳名园记》中，记述了当时闻名的19处园林。宋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卷六记载：“都人争先出城探春，州南则玉津园外学，方池亭榭。玉仙观转龙湾西去，一文佛园子、王太尉园，奉圣寺前孟景初园，……大抵都城左近，皆是园圃，百里之内，并无闲地。”这描写的是清明时节，北宋京都之人皆到城外园林之中寻找春天的痕迹。南宋偏安一隅，私家园林也多集中在苏、杭一带，在《梦粱录》《武林旧事》等文献中也有记述。南宋周密在《癸辛杂识》中记：“山水清静，升平日，士大夫多居之……故好事者多园池之胜。”宋代游园风尚之流行，不论老少，不论贫富，皆参与其中。

到了明清，社会日趋富裕，商业与物质文明日趋繁盛，园林建造雅俗交汇。园中建筑的空间被放大，留给景观建造的空间相对减少，出现了“以小见大”的象征手法，以追求“不出城廓而获山林之



▲明仇英《梧竹书堂图》局部 上海博物馆藏

怡，身居闹市而有林泉之趣”的境地。文人亲自参与设计、营造，于一块湖石、一注清水中追求自然写意。计成的《园冶》与文震亨的《长物志》被誉为古代造园之双璧。《园冶》全面系统总结和阐述造园法则与技艺，而《长物志》内容涵盖衣食住行、文玩赏玩，呈现了晚明文人园林雅致生活方式的范本。中国园林艺术自此到达顶峰。

从营建安全家园的围圃，到诗意栖居的江南园林，一条从达成朴素生活诉求，向集理想境界、生活功能与审美情趣于一体，螺旋式上升的园林思辨与美学演进之路，清晰可见。

匀则江湖万里”的境地。而园林植物多比兴君子品格，寄托了深邃的文化寓意。如松，挺立坚贞，竹，竹节中空，君子以松、竹自喻，突出其坚贞的节操与高洁的品行。洪适的盘洲园建“有竹轩”，其《有竹轩》诗云：“贤哉耐久朋，结盟同岁寒。”园林中芭蕉多种植于庭院窗前或墙角，与竹子并称“双清”，正如李渔《闲情偶寄》所述：“蕉能韵人免于俗。”园居四时讲究时花清供，以器载道，以境为尚。瓶花是文士的雅尚，是幽居之伴，是隐逸之侣，软化了园林硬质的物理环境，迸发出高雅的审美情趣与深层的情感认知。

“石令人古，水令人远。”园林中水系的发达，大大丰富了园林游玩的方式，如临水、泛舟、垂钓、采莲、观鱼等。永和八年兰亭集会，流觞曲水，饮酒唱咏，千古流芳。沧浪亭的“沧浪”二字源自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：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吾缨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吾足。”是以洁身独善自勉。洪迈在诗作《野航》中自称“垂钓郎”，“短篷收辑濯，栏楯占寮梁。受得两三客，更添垂钓郎。”在《扁舟》中亦云：“非厌人间事，不携西子游。聊将去越意，指此作扁舟。”通过泉石、花木等艺术形态的文学意韵转述，将园林隐逸的美学风特征一览无余。

习书观画，焚香煮茗，诠释的则是园林生活的另一种风雅。

“门无俗客尘无扰，座有清樽架有书”“手持一卷书，净眼照波绿”“坐爱高人榻，推书日下帷”等诗句，描述的是园林主客山斋诗书为伴，畅游于与古人神交的境地。从《长物志》《遵生八笺》等对园林书斋的布置描绘中，不难看出园林习书观画已取得了高度的共识，并且特定化与典型化。书斋的家具陈设一般为书桌、书架、罗汉床、瓷椅、屏风等，布置的器物有琴、茶罐、古物、名画、香炉、瓶花、书等。

文徵明曾说：“吾斋馆楼阁，无力营构，皆从图书上起造耳。”如果无法建造属于自己的精致园林，就通过笔下的丘壑去建造图书上的园林。文氏的《东园图》描绘了主客于东园雅集时的情景：板桥横于潺潺细流之上，青松翠竹遥相呼应，湖石疏置，碧树成荫，池水为清风风帆，泛起层层涟漪。甬路上二文士边走边谈，携童童子相随其后；堂内四人凝神赏画，手捧数轴书画的小童立侍桌旁。

香，是构造园林意境的奇妙手段。“自焚香坐坐，吟赏漫徘徊。”在烟云四溢的清香中，友朋相聚，在香茗、佳酿、粮食和书卷、画卷的陪伴下，或交谈对弈，或默然静坐，或赋诗吟咏，体现了园居生活对于“闲静”之意趣的追求。拙政园中有“雪香云蔚亭”“远香堂”，狮子白池、南朝古猗园、青浦曲水园、嘉定秋霞圃等，已然成为公共文化雅集与非遗传场所，致力于江南园林文化的传播、传承与发展。

在高度城镇化发展中的城市文化布局与建设过程中，古典园林已然成为上海江南文化、海派文化的重要展示空间，为市民享受文化生活、实现文化权益、提高人文综合素养提供了便利与平台。海上名园从私家园林的精英叙事到公共园林时代的大众叙事转向，凸显了当下园林的社会功能与文化特质。私家园林方寸间，文人的低吟浅唱，已然转换成新时代

知识的偏见来应接万物。焚香时，香气弥漫散发，若有若无，感人至深，“听香”则形象地超越物象之表，直达审美境界的园林精髓。

明代中叶泡茶兴起，以茶会友，以茶入诗，成为园林生活的重要内容。文震亨《长物志》“茶寮”条记：“构一斗室相傍山斋，内设茶具，教一童子专主茶役，以供长日清谈，寒宵兀坐。幽人首务，不可少废者”。画几案上一壶两杯，正是用茶壶泡茶分饮而用的，追求自然古拙之味。茶香缭绕中，二三知己或诗赋对答，或谈笑风生，在香、茗的悠悠余韵里，缓缓流淌出了锦绣篇章。

弈棋清谈，养鹤听琴，亦为一种常见的园林生活。

博弈是东方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弈棋并非一般的消遣游戏，而是调节道德观念、行为准则、审美趣味和思维方式的手段。文人对弈弈棋，更是一种对话方式，已跨越了围棋“技”的层面上升到“意”的层面，即陶冶情操。拙政园中听雨轩，轩内居中置棋桌，沿墙有博古架与书架，上置瓷器诗书若干；室外庭院有一水池，池畔植芭蕉翠竹，窗外听雨打芭蕉，静坐品棋，纵观古今。与李中《赠陶山杨宰》的“听雨人秋竹，留僧覆旧棋。得待书落叶，煮茗汲寒池。”诗意正合。

园中饲养禽鱼，以鹤为首。“鹤鸣九皋，声闻于天”，秀美俊逸的鹤是高洁、仙道的象征。唐白居易：“静将鹤为伴，闲与云相似。”经食化的白鹤，可蓬门迎客，闻琴起舞，故有林逋“梅妻鹤子”成为山林高隐的标识。琴，亦是文人士大夫闲情逸志的象征，“每遇风清月白，时取一张，弹其无调之音，高下抑扬，随意所适。”故园林中多设琴室、琴亭。怡园顾承对琴情有独钟，得苏东坡监制的“玉润流水琴”，神往于“高山流水觅知音”的境界，故筑“玉润仙琴馆”于之。馆外栽有梧桐树，取自“凤栖梧桐”典故，传说音律的产生源于凤凰的鸣叫声。馆西为“石听琴室”，琴室窗外立有二峰，状如两老翁凝神听琴。

总之，古代文人通过园林建筑、景观植物、家具陈设、雅玩器物的潜心营造，以眼中所见、耳中所闻、舌尖所品、鼻中所嗅、身体所感的园居生活，建构出了理想世界“桃花源”与“城中山林”的镜像。

从营建安全家园的围圃，到诗意栖居的江南园林，螺旋式上升的园林思辨与美学演进之路清晰可见

中国最初的园林，是夏商周时期的“囿”与“圃”。甲骨文、金文中出现了“眺(囿)”和“鉴(圃)”等字样，专指在圈定的范围内畜养禽兽、蕃衍草木等活动。《周礼·大宰》中记“园圃毓草木”。《周礼·载师》中记：“以场圃任园地。”并注：“樊圃谓之园。”《诗经·大雅·灵台》明确地记述了周文王在灵囿悠然自得的园林生活，“王在灵囿，麀鹿攸伏。”在囿与圃中，人与珍禽异兽，花草奇木亲近互动，这为中国绵延千年的园林生活开启了序篇。

秦汉时期，囿与圃转变成“苑”，这是在囿的基础上加以建筑，专为皇帝设的行宫。上林苑是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苑囿之一。据《汉书·旧仪》载：“苑中养百兽，天子春秋射猎苑中，取兽无数。”



▲文徵明曾多次为拙政园主人王敬止画拙政园园景图，此为其中一幅

园林生活的审美是从感官愉悦，到心神舒畅，再到精神升华的过程，建构出理想世界“桃花源”与“城中山林”的镜像

“静念园林好，人间良可辞。”园林生活的审美是从感官愉悦，到心神舒畅，再到精神升华的过程。人类通过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来感知世界，此五者被称为“五识”。在眼色、耳声、鼻香、舌味、身触的基础上，通过认知识别而产生意识，为生命的感知，通过艺术性的创造，观照现实生活中的自我，从而为园林烙上了性灵的生命之痕。园居生活中多感官的审美包括：视觉享受——如快雪时晴，绿荫纱窗；听觉享受——如梵音鹤鸣，涛涛听泉；味觉享受——如品茗瀹酒、冰饮粮食；嗅觉享受——如花木清气，幽室焚香等。以下撷取几例，一探园中天籁。

赏石观花，泛舟垂纶，可谓最显而易见的园林生活。

“园可无山，不可无石”，以泉石养心怡情，陶冶情操是营园的主旨。园林作为“第二自然”，移山缩地，将三山五岳融入咫尺天地，以达“一峰则太华千寻，一

“海上名园”——从私家园林的精英叙事到公共园林的大众叙事

海上名园在江南古典园林中占一席之地。如嘉靖时，上海潘允端任四川右布政使，解职归乡后以愉悦老亲为名修筑“豫园”；万历时，华亭人陆树声任礼部尚书，为人淡泊名利，辞官后于松江城北门外造为“愉怡心志，寄耳目之适”的“适园”。明代大学生朱察卿，在游览完露香园后写下了《露香园记》，这是迄今为止明代有关上海三大名园（豫园、日涉园、露香园）唯一完整的私家园林文献资料。

自上世纪80年代，江南私家园林进入公共园林的转化时代。上海著名园林大多在核心园地上，增辟了人性化的公共活动场以满足公众文化需求，如各类文化娱乐、戏曲展演、人文讲堂以及节俭主题活动，凸显了公众文化主体的权利，也是新时期园林社会功能扩展，建构城市认同的体现。

2021年，江南园林营造技艺入选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，与

园林物质景观紧密相关的园林文化生活，也多成为了非遗保护事项。如园林中式家具，海派插花与盆景制作，水仙、菊花、兰花、牡丹栽培技艺，海派菜肴、面点、昆曲、江南丝竹等。非遗时代将古典园林生活美学推至一个新的历史阶段，今日朱家角课植园、松江醉白池、南朝古猗园、青浦曲水园、嘉定秋霞圃等，已然成为公共文化雅集与非遗传场所，致力于江南园林文化的传播、传承与发展。

在高度城镇化发展中的城市文化布局与建设过程中，古典园林已然成为上海江南文化、海派文化的重要展示空间，为市民享受文化生活、实现文化权益、提高人文综合素养提供了便利与平台。海上名园从私家园林的精英叙事到公共园林时代的大众叙事转向，凸显了当下园林的社会功能与文化特质。私家园林方寸间，文人的低吟浅唱，已然转换成新时代

“海纳百川”建设者的文化共享。

园林之美，美在惠风和畅、曲水流觞的唱和里，美在焚香煮茗、诗卷半掩的书角里，美在雨打芭蕉、对弈手谈的灯花下，也美在踏雪寻梅、听琴观鹤的海棠窗外。“生活审美化，审美生活化”，园林日常生活的雅致，并非是单纯追求感官的享乐，而是园林中人对自我修养、理想追求、精神安顿和生命体验的珍视。深入中国园林生活方式背后的观念性要素，是人类对文明永恒的追求与探索，对于当下都市物质生活繁盛以及社会语境变迁，无疑有着发人深省的审视与启示。园林审美的复兴与中式生活的回归，是东方哲思和精神气质的集中体现，它倡导了雅致之风，塑造了都市生活新风尚，对当下传统文化的振兴至关重要。

(本版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博士，上海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)